

# 道路尽处是故乡

◎徐正国

“两山夹一川，汝河流中间”。汝州古城铺排于汝河北岸边的平川里，北部、南部，群山绵延，如同屏障。西南山脚下起伏伏的褶皱间有个偏远的小山村——徐庄，就是我的故乡。汝州城几千年来都待在原地，徐庄村也不可能长出腿脚。但近年来，两者之间的距离却似乎一年一年越来越近了。

三十多年前，我初中毕业到汝州城读师范，早晨扛着行李走三四里泥土路，走下一座陡坡后站在太山庙村的公路边候车。一辆破破烂烂的公共汽车载着我先晃三十多里拐到西北方向的庙下，再折向东南晃三十多里来到汝州城，到学校时都快中午了。

毕业后定居汝州，回老家时就像洄游的鱼儿一样，沿着从前那条公路逆向而行，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汽车站搭车。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乘客越来越多，车上越来越挤，寥寥几辆国营客车逐渐变成浩浩荡荡的个体联营车队。但在太山庙下车后，都得先弯腰爬上那架高坡才能望见二三里外的村子。坡陡，路长，气喘吁吁时，饥渴难耐时，我不止一次在心里默默咒骂：等哪天当了大官，非得把这座“恨人坡”推倒铲平不可……

后来，穿越汝州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宁洛高速通车，城南的汝河上耸起了一座坚固的混凝土大桥，连接高速入口与城区。从此，过河的汽车、马车、人力车、自行车不必在鹅卵石遍地的汝河滩里蹒跚颠簸，不用再交钱碾过附近村民搭起的简易浮桥，摆渡船过河。那时，我买了第一辆摩托车，骑摩托车渡河回老家虽然道路蜿蜒、一路风尘，但感觉比走山下还是便捷了一些。

十年前，政府推动“村村通”道路硬化工程，中国农村坎坷不平的“泥土路”一年年鸟枪换炮，蜕变成平坦坦水泥路，村街两旁很难再闻到牛粪猪粪的臭味了。更加出人预料的是，偏居一隅的徐庄村竟然也迎来了自己亘古未有的高光时刻：“汝州——徐庄”客运班车通车了！有了停在家门口的直通车，不再遭受那座“恨人坡”的蹂躏，我们回老家的次数慢慢增加。全村的男女老少更是做梦都想笑出泪来，腰杆子似乎也比从前挺直了些呢。

这趟车串起了像徐庄一样散落于坡坡岭岭上千百年来不通客车的十几个村庄，让沿途的数千农民不用再翻坡越岭下坡到川道等等车，让他们也品尝到了“开门见公路，抬腿上客车”的扬眉吐气。从此，进城不再是一件让人发怵的麻烦事，而是大姑娘小媳妇们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些白头发的爹娘也觉得一下子离家近了，隔三岔五坐车进城看看儿孙，或者笑眯眯地托司机把带着露珠的果蔬捎进城里，让吃啥都得掏钱买的亲人们尝尝新鲜。

八年前，我买了一辆国产SUV。回老家时，向南过汝河桥后向西，在王庄扭头向南，沿着一道山坡的脊梁前行。我们追着通往老家那趟客车的背影，一边走一边欣赏道路两旁乡村游园里弯弯曲曲的健身步道的亭台楼榭。辨认着农家小院门前越来越亮眼的花卉品种，品评着村街两旁乡村振兴壁画构图的神似与形似，惊叹着荒山野岭上密密麻麻的太阳能电池板海洋般的一望无际。春天，穿行在绿油油的麦田间，呼吸着甜滋滋的油菜花香，简直像漂浮在梦境中一样令人目醉神迷，恍惚有一种尾随陶渊明误入桃花源般的虚幻感。

五年前，一条直达汝州南部深山区九峰山的公路开通了。这是一条穿针引线的扶贫公路，也是一条风景优美的旅游公路，很快成了俺们回家线路中的“新宠”。驾车出城，过汝河大桥沿高速引线向南，经产业集聚区，过汝窑小镇，地势渐渐升高，视野渐渐开阔，风景越来越美。远处连绵的山峰上，一架架高大的风车像一群话里的巨人一般，悄无声息地转动着臂膀。它们令人心动的壮丽风景，是充满希望的清洁能源，也是在把春夏秋冬的风能变成源源不断的财富。

前边路旁，就是远近闻名的万亩田园综合体——碾平花海。此地本是鸟不拉屎的虎狼爬岭，这两年却成了鲜花盈野的旅游打卡地，附近村民不出远门就能来花海打工赚零钱。这里的“网红桥”更是赫赫有名，从汝州摇向全国，摇上湖南卫视，成了一档“摇啊笑啊桥”的娱乐节目。驶过花海，下公路向西，走娘庙村、十字路村、寺湾村、董沟村，再左拐右拐穿过三五个村子，就能闻到老娘做的饭菜香味了。

今年春末，老乡兴奋地告诉我好消息，说寄料镇与蟒川镇交界处一处不起眼的断头路——东龙潭沟与白土坡中间那段陡峭的羊肠子路通了。经此处回徐庄，路直村少，不弯不绕，美得出奇！

翌日清晨，我驾车启程，沿九峰山旅游公路出发，过碾平花海后有右转下村道，而是瞄准南山翠峰上的风车一路疾驰，到滕口村再右转向西，擦过水岸栖居，穿过东龙潭沟，一脚油门穿过那载乌黑发亮的柏油路。爬上白土坡村之后，路程显示25公里，时间刚刚33分钟。遥想当年去师范上学时黎明出发晌午进城的往事，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

拉下手刹，静静俯瞰，故乡徐庄就像一幅画一样铺展在我的眼前。村子周围绿色的田野上，在金银花种植合作社的花田里，四邻八村赶来摘花挣钱的乡亲们如同一群群彩色的蜜蜂，在不同的地块里忙碌着。大家可能腰酸背痛，但一定有说有笑。

她们采摘着花朵，采摘着汗水，采摘着希望……

# “专家”丛生

◎李晓伟

时下一些“专家”惊世骇俗、骇人听闻的言论，大家都有所耳闻，怕有跪舔之嫌，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不耽误他们把自己做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也不耽误他们把“专家”一词糟践到地震式坍塌的地步。

以前，在普罗大众眼里，专家是权威。如今，在普罗大众眼里，“专家”已经成为一种“奇葩”了。

“专家”二字表示不服，不背这个锅。

想想也是，凭什么让人家背负这样的骂名？

那么咱想问问，“专家”是谁封的？如果是自己，咱也只能呵呵；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如果是他人封的，咱就要问，标准是什么，他们符合条件吗？比如咱能认识几百个字，是不是应该叫文字“专家”？再比如咱说话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是不是应该叫语言“专家”？再比如咱每顿饭能连吃三大碗，连菜都不带就的，是不是应该叫美食“专家”……

一大堆“专家”头衔加持，想想也是醉了。

“何不食肉糜”。通过这些“专家”的高论，证实了咱们的猜测——“专家”的门槛是如此之低；也证实了这些所谓的“专家”基本上久久在上、高高飘浮，不食人间烟火了。

不知道外国有没有“专家”这一称呼，反正如一个幽灵，所谓“专家”的幽灵，在中华大地游荡，已经把咱们平头百姓调教到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势力了。

那么，咱想弱弱地问一句，这些“专家”有证吗？出来走两步，拿出来晒晒。

“建议啥，啥就涨价”“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了”。这些话，生生戳到了咱们的心坎上。登上微博热搜，话题阅读量达数百万，吐槽“专家”的，正是咱们这些被“专家”忽悠的人。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专家”的建议为什么触到咱们的逆鳞呢？答案很明显：足够奇葩。

嫦娥在月亮上遥望人间，这些“专家”也是。可能这些“专家”与咱们的圈层不一样，根本不知道咱们普通人的水深火热。夏虫语冰，只靠想象，他们的语言冠冕堂皇，光鲜亮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却根本不去体会底层社会的艰辛与无奈。

“专家”一词，出自南朝梁沉约的《到著作省谢表》之“臣艺不博古，学谢专家”，一般是指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技能或专业知识的人。看这样子，“专家”活生生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褒义词，但为何现在这些“专家”们的建议却被咱们稠人广众嫌弃到如此地步呢？

这充分说明，所谓的“专家”们太作了，以至于把咱们逼到了，他们怎么建议，咱们就反着来。

看热闹不嫌事大。作为“专家”的基本素质，应该谨言慎行，讲究科学根据，不要胡言乱语，妄下断言，丧失公信力。作为“专家”就要有专业见解，不能为了口嗨而嗨，那就让咱们吃瓜群众看笑话了。发言有风险，“专家”应谨慎。纸上谈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走下来看看普通人的生活吧。不接地气的“专家”，自然就会变成“砖家”。

热烈赞同这些“专家”别乱建议了，你们和咱们好像不

在一个世界吧。咱就看看，不说话。

但是，咱们可是吃一堑长一智，越来越不好忽悠了。上帝视角、通天眼界的所谓“专家”们，幸亏互联网的出现，拉近了咱们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发表言论的机会。要不然，咱们只能听到他们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好专家，最近不是还有专家建议直接给中低收入群体发钱吗？这确实也是国家一直在做的事，比如大学生创业补贴、青年人才补贴、困难户的低保等等。真正的专家还是专家，依旧是咱们百分之百信赖的那些人。

“专家”泛滥，肆无忌惮，飞扬跋扈，野蛮生长，怎么也没有人出来管管。

俺的亲娘啊，这一天被“专家”弄得啥也不是，别说咱有戾气，咱只想骂人，但又怕被他们忽悠成了骂人“专家”。

“专家”，靠谱好吗？真怕到时候咱们骂大街时会脱口而出、信口开河：你才是“专家”，你们全家都是“专家”。



## 我的乐园

市实验小学四(二)班 崔嫣然 辅导教师 王晓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乐园，每个人都有烦恼也有快乐。烦恼时在自己的乐园发泄，快乐时就在自己的乐园静静思考，因为这里是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我的乐园并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但这里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我的安乐窝。

房间的墙纸是星空的，窗户的上方挂着有小猫图案的窗帘。窗户旁边是我的大书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许多的书，还有一盏台灯。台灯的基座上面有一个小闹钟，上面的秒针滴滴答答地走着，仿佛在告诉我不要浪费时间，要挤出时间来学习。

我的房间里还有我的小床、衣柜和小花园等，这些东西是我安乐窝里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床很美，洁白的床单，还有白底紫花的枕头和被子。我的床上有好多好多娃娃，独角兽、小黄人、三丽欧家族的也都有，还有可爱的小熊、小兔子、小黄鸭……地上有我最喜欢的鸭鸭座椅。

我的床头柜是白色的，小床两边各一个，墙上还有两盏灯，打开后是暖暖的颜色。衣柜特别大，有两层，上边的一层是放衣服的，下边的两个小柜子是放我收集的东西的——有轻飘飘的羽毛，有又圆又白又亮的小石头，还有好看的发卡和手链。

我有很多的手办，为了省地方，妈妈给我的手办们买了三个“小别墅”。“小别墅”里边有家具，有楼梯，和人住的房子一模一样的，我喜欢极了！接下来是我学习的地方了，我的大书桌上有小闹钟，有书本，有学习用品，还有一点贴纸之类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两个移动小书桌，平时我都是趴在桌子上学习的。什么？趴在地上不冷吗？不脏吗？嘻嘻，我告诉你们，我的卧室地上铺了一块一块的地毯，还很暖和呢，在上面睡觉都不成问题！

我的床前还有个白色沙发，正前方是电视，床的正上方有个天窗，可以看见星星。对了，还有最后一个“景点”，我的小花园，这些花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天晚上，都是芳香陪我入睡的。

啊！美丽的乐园，我多想变成一只蝴蝶，在你的怀抱里翩翩起舞；我多想变成一只小狗，日夜守护在你的身边；我多想变成一只小鸟，在你的上空自由翱翔。

我的乐园美极了！我爱我的乐园！我爱我的安乐窝！



# 女人中年又何妨

◎王瑞敏

说实话，本来就有些许身为女子的娇柔气质，对青春易逝、红颜易老这样伤感的事，不自禁地叹梅花、咏落霞，也曾邀明月驻足，牵扯落日襟襟什么的，以慰我唐诗宋词里那颗多愁善感的心。“月映数枝梅，凌寒独自开”，一以为，那“花儿”的概念在我身上早已是青昧相约了！

猝不及防，我成了一朵天命之“花儿”了？突然间信心感怆然，远山含黛、近水蕴情，笑盈盈的、招摇着迎风走过将襟摆折成繁复的少女心情莫非将去之不返了吗？

不经意间，岁月的年轮已经转了无数个圆圈；不经意间阳光俊朗的爱人鬓边已然生了丝丝白发，那个一直在自己身后拖着鼻涕吵着“妈妈抱”的小人儿已然如山一般长大。

常听身边女人抱怨时光容易把人抛，刚到40岁时，真是有点儿怕，心里总是在说，别长了，别长了，长到40岁就停止吧。一边想一边笑，笑容里含着泪水和无奈。中年女人，是一不小心就让花样年华随风去，不解风情的岁月也渐行渐远。中年女人，必须适应自己的褪变，适应职场打拼和围城里的硝烟，适应儿女成长的困惑……你别无选择。

曾经一度认为女人的中年是个可怕的年纪，会有更年期还会有所谓的婚姻危机，然而到了这个年纪时内心却日趋平和了。有人说其实二十几岁的年纪不是人生美好而是最纠结的，因为一切都还未知，只有时间才能教会你如何变得平淡柔和，更懂得“情”和“爱”。

打回家的电话越来越多了，有时只是想听听家人的唠叨，如此便能心安。中年女人不再只是为了悦己者容，不再羡慕街上那些骨感美女的婀娜多姿和摇曳生风，也越发喜爱平跟鞋了，开始觉得去菜市场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心甘情愿地为家人低眉敛目、洗手做羹汤了……

也有前辈评论说“女人脸上稍有风霜，便是动人、便是性感，那种无可奈何的风姿绰约，令人着迷。”只有成熟，才会对身边的一切但笑不语；只有成熟，才有这般如叶秋之静美，从而真正展现出“不惑之年”的魅力女人。

中年以后的女子把镜头对向世界，她的叹息是美丽的，她的眼睛充满了智慧与深沉，虽然有着昨日黄花的味道，但是她们仪态万方，像一幅完美的画，你会想到“分界之处总朦胧”之美。

中年——春与秋在这里交握。张爱玲说过，在年轻时以年轻的名义奢侈地干够几桩“坏事儿”及时回头将智慧留下，而后做一个合格的人开始学会负担开始顽强地爱着生活。人的心念创造了世界的模样，尘世间的芬芳一朵又一朵，只是，你得用心去发现，不是吗？

在家只醉心于“洗刷刷”，我的烹调手艺实在是难以恭维，先生戏谑：“俺家‘王书记’（先生戏称我是纪委书记）是指不沾阳春水、针线茶饭样样松。”儿子更为经典：“家有‘潮妈’不会老。”我则巧言：“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她！现如今，女子流行‘晓起试新妆，纤指桃花乱’，再者说巧是拙的奴，俺呀，是‘拙’人有福哦……”父子俩笑得前仰后合，看得我满心的感动满眼的欢喜，有夫如此得子如此，何求！

人到中年就有了视觉的种种疲劳，此状态是骨肉不分味香浓，人间有味是清欢！因此，做一个可爱而“糊涂”的女人吧，吵吵闹闹相爱亲亲热热埋怨，活在爱里的女人永远不会老。

中年女人身上永远都散发着空谷幽兰样别致的优雅和风韵。但愿来生还做女人，做一个晓庆芝姐那样“不老的传奇”……

容颜未老韵味犹存，女人中年更芳菲。人生不嫌老和少，一切刚刚好！

# 雨中穿行大峪镇

◎魏郭

犬吠，此时也万籁俱静。或许，它们也在这雨中静静睡了。无从窥视到他们的踪迹，无从偷听到它们的声音。你只好望着雨蒙蒙的车窗外，遥想他们或许此时正在开了电灯的堂屋里，围着桌子，一局扑克正打到难分解的时刻；或许他们刚刚炒了几个菜，正打开一瓶老酒，尚未酒过三巡；或许他们正打着雨伞，在树林下捕捉刚刚拱出土的蝉蛹；或许他们正穿着雨靴背着袋子，在谷地里撒肥料呢。

而那些鸡子，或许此时在雨中的树上，用双爪紧紧抓着树枝，蜷缩着身子，把头藏在羽毛中，渐渐沉入梦境。那些狗儿则早早找好了避雨的小棚子，头尾相接，在梦中惬意喉咙里发出低吼。那些肥猪三五成群挤在一起，鼾声此起彼伏。那些羊儿依旧在偷偷偷食着干草，小羊羔在追逐着羊妈妈的尾巴。

还有那些把窝搭在树上的鸟儿，鸟妈妈伸开翅膀，庇护着巢中的雏儿，一只不安分的雏儿忽然就挣脱了妈妈的翅膀，张开黄口，饿极了一般唧唧叫着。燕子在雨中，扑棱着翅膀，越飞越高，直到变成一个黑点。麻雀像逃窜的贼一样，忽然就从一片树林里冲刺出来，你还未缓过神来，它已惊呼一下子飞进了另一片树林里，留给你两声急切的连鸣。

头顶，穿山过峡的高架桥，一半留在人间，一半隐在仙境。偶尔有飞车经过，只听得见倏忽而来迅疾而去的车轮声响，却难觅飞车的踪迹。你循着声音望过去，一片黑压压的树木，看不到枝叶，一层层簇拥着半个大鸿山、小鸿山。你收了目光，望望路边崖下的黄河沟，青冥浩荡不见底，唯有溪

水附和着雨声，让你一时分辨不出是雨声还是水声。

车子驶进古色古香的大峪街，大多店铺都开着门，店主在悠闲地嗑着瓜子，玩着抖音、聊着语音，这是难得的鲜有顾客光顾的雨中时刻。虽是小镇，雨中的小街两旁却停满了各色的车辆，让小街更显得局促起来。平日里五分钟走完的路程，过了十几分钟，你还在街中央蜗牛一般爬行。

当车子转过北街口，你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坐飞机一般抬升，窗外的大鸿山在渐渐变矮，直觉告诉你，已经进入靳马公路的西线了。路是新铺的沥青，稳稳的，车子仿佛一架客机，在不知不觉离开地面。

在车子转弯的一刹那，你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雨中的古镇。原来刚刚走过的小街，现在愈发变得微小了，若隐若现，成为老子笔下的“小国寡民”，成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成为李白笔下的“谢公宿处”。

走在西线，是一种坐过山车一般的感觉，何况在雨中，更多了几分清幽的意境。那些平日里险峻的山脉、庙宇、古寨、山村，都似中了电脑删除键的魔法一样，没了踪迹。你在脑海中极力用一只无形的手，在回收站里搜寻它们的踪迹，一次次试图复制粘贴保存这些踪迹，却最终只找到一片雨蒙蒙的空白。

唯有雨声淅沥，水声玲珑，风声低吟。以及，偶尔飘落的一片叶子。

这样也好，你可以不必拘泥于那些现实中的景象，把它们想象得百转千回、美轮美奂，用心儿构筑它们最理想的形色，最美妙的故事。

